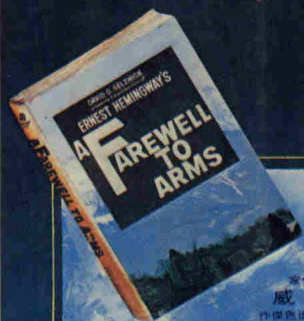


■本書電影由金像獎影帝洛赫遜主演
 ■金像獎影后珍妮佛瓊絲及第西卡主演
 ■本書電影榮獲六項奧斯卡金像獎

戰地春夢



●最佳導演
 ●最佳男主角
 ●最佳女主角
 ●最佳攝影
 ●最佳製片



片名大世界獎像金項六卡斯奧獲榮

一之片名座賣大十界世 ■

！有再會不後今！片巨的中片巨！著名的中著名 ■

原作名曉學文爾貝羅
 威 明 海
 作譯出載

影片版、大佳優最
 克尼茨塞衛大
 片巨大最畢生



后影獎像金

帝影獎像金

卡西第/絲瓊佛妮珍/遜赫洛

原著 ■ HEMINGWAY 海明威 ■ 翻譯/陳煥來

戰地春夢

AFAREWELL TO ARMS

著者 ☒ 海明威 (*Ernest Hemingway*)
譯者 ☒ 陳煥來
主編者 ☐ 逸群圖書有限公司出版部
審者 ☐ 逸群圖書有限公司名片名著全集編輯委員會
總編輯 ☐ 陳建弘
編輯部 ☐ 陳鑑芬·李麗卿·黃白玲
設計部 ☐ 王小玲·陳伍玲
發行部 ☐ 張香蘭·張香櫻·黃錦文

出版者 ☒ 逸群圖書有限公司
發行人 ☐ 李耀文
總經理 ☐ 黃福祿
地址 ☐ 中華民國 台灣
臺北市和平西路一段80號十一樓F座
《 估嶺街口·金鼎鴻福大廈 》
電話 ☒ 3969355 三線自動跳號
郵撥 ☐ 0547099 - 8 逸群圖書有限公司 帳戶
出版證 ☐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2580號
公司登記 ☐ 有限公司北市建商新字第172766號
法律顧問 ☐ 石美瑜律師 (國防部法律顧問)
中華民國 台灣
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7-4號

二 版 ☐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四月三十一日
定 價 ☐ 平裝每本新台幣 110 元 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戰地春夢

AFAREWELL TO ARMS

- 本書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海明威得意作品
- 本書電影由金像獎影帝洛赫遜主演
- 金像獎影后珍妮佛瓊絲及第西卡主演
- 本書電影榮獲六項奧斯卡金像獎

印行 ■ 逸群圖書有限公司

戰地春夢

AFAREWELL TO ARMS

- 本書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海明威得意作品
- 本書電影由金像獎影帝洛赫遜主演
- 金像獎影后珍妮佛瓊絲及第西卡主演
- 本書電影榮獲六項奧斯卡金像獎

印行 ■ 逸群圖書有限公司

譯序

一個是暇時以戀愛爲戲，自願從軍義大利的美國青年，一個是未婚夫殉難失意，自願服務戰區的英國女護士，二者構成了一部淒涼絕美的感人故事。

「戰地春夢」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海明威的得意作品。它的主題與其說是暴露戰爭的恐怖，倒不如說是暗示人生的慘酷。

作者將戰爭比喻爲一場棒球賽，戰場即是棒球場，軍人則是棒球選手，只是選手稍一犯規，便會遭到觸殺出局的命運。

人永遠無法擺脫戰爭的束縛，只是由這一個戰場，轉換到另一個戰場上而已。

歡樂是坑人的陷阱，它的盡頭便是死亡，是人們相親相愛的結果。人生就是無數個死亡和歡樂的交替。

主角亨利原本以爲屬於他的戰爭已經在他逃離軍隊時擺脫了，戰爭跟他已毫無關係。然而它只是剛剛開始罷了。一場生之戰又悄然的登臺，他仍必須飽受死亡的煎熬，結果他是輸家，同時失去了妻子和兒子。

。而他卻在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的情況下死去——心靈死亡。

「我不怕，我只是恨它。這只是個卑鄙的騙局。」凱瑟琳臨死時吐露了對死的心聲，正應合了前面所說的歡樂是坑人的陷阱說法。

人不免一死，死亡只是早晚的事，即使身體沒有死亡，心靈也會逐漸死亡。活著就必須忍受這些折磨，然後逐步邁入絕地。

作者以戰爭為導線的書如「戰地鐘聲」和本書都是如此，有人因此而指摘作者為反戰論者，實非持平之言，讀者在觀看本書後自當有所明瞭。

那年晚夏我們住在村莊的一座房子裏，從這村莊可以看到河流與平原對面的山。河牀上有石子與大圓石頭在陽光中既乾又白，河水很清，流得很急，水深處，則呈藍色。部隊從房子前面循道走過去，他們所激起的灰塵像替樹葉上了粉一樣，樹幹上也盡是土。那年葉子落得早，我們見到部隊沿著路行軍，塵土飛揚，樹葉被微風吹動紛紛落下，部隊繼續前進，後來路上白白的，空閒無人，只有落葉。

平原上農作物豐盛，有許多果園，平原後面的山巒是棕色的，光禿禿的。那邊有戰事，晚上我們看得到大礮的閃光，在黑夜裏它像夏天的閃電，可是夜裏很涼並沒有暴風雨將至的感覺。

有時黑夜裏聽到窗下有部隊行軍和摩托礮車拖曳著大礮的聲音。夜晚兵運頻繁，路上有許多騾子身子兩旁馱著彈藥箱，以及運兵的灰卡車和用帆布蓋住，走得慢些的輜重車。白天也有礮車拖曳著大礮走過，長長的礮膛用綠枝遮蓋著，礮車上則披覆著帶葉綠枝和青藤。朝山谷的對面北望，可以見到一片栗樹林，樹木後面則是在河這邊的另一座山。軍隊也在攻奪那座山，然而不甚得手；秋天雨來時，栗子樹的樹葉統統凋零，樹枝光光的，樹幹則被雨淋成黑色。個個葡萄園裏也盡是光枝，整片地方都是濕的，棕色的，充

滿了秋天的肅殺之氣。河上有霧，山上有雲，兵車把路上弄得泥水四濺，兵士的短斗篷盡是泥而且是濕濕的。他們的步槍也是濕的，在短斗篷下，皮帶前面的兩個子彈盒，滿裝著一排排細長六點五耗子彈的灰皮盒子，把兵士的肚子顯得鼓鼓的，使他們行軍走過時像身子已經有六個月的孕婦。

也有灰色小轎車往來疾馳，通常有個軍官坐在前面司機位旁邊，後面則坐著更多的軍官，這些小轎車所濺起的泥比兵車還要多；而且要是車後面的一位軍官個子極小，坐在兩名將領之間簡直顯得那麼小，看不到他的臉，只見得到他的軍帽頂和窄窄的背。要是車開得特別快，那他大概是國王；他住在烏定奈，差不多每天都到這邊來巡視戰況，而戰況實在很糟。

冬天一到，雨便下個不停，霍亂症跟著就流行起來了。瘟疫受到控制，結果部隊裏只死了七千人。

2

第二年連連告捷。山谷後面，山麓上有一片栗樹林的那座山終告攻克，平原後面南部高原上也是捷報頻傳，我們便在八月渡河住在高里齊亞地方的一所民屋裏。那所房屋有個噴泉，用牆圍著的花園裏有許多株濃蔭遮天的樹，屋子旁邊則是滿牆的紫藤。戰事如今在稍後面的山上進行，離開這裏不到一哩。那小鎮很好，我們住的那所房子也甚佳，房子後面是河。攻佔這小鎮的那一仗打得很漂亮，可是攻佔不了後面那些山頭。我很高興奧地利人似乎想在戰爭結束後回到鎮上來，因為他們不是爲了一味想把它轟毀而轟擊，只是爲了在軍事上的原因對它略加轟擊。鎮上仍住著老百姓，橫街上有醫院、咖啡館和大礮；也有兩所妓院，一個是兵士們去的，一個是軍官們去的。到了夏末，涼快的晚上，小鎮後面山上的戰事，有礮彈轟擊痕迹的鐵路橋，曾經有過戰事的河流旁邊被擊毀的隧道，廣場四周的樹和通往廣場的路上的夾道濃蔭，這些加上鎮上有妓女，國王乘汽車經過，有時可以見到他的臉和他那長頸短身、山羊鬍子；凡此種種再加上被礮轟中失去一面牆壁、內部赤裸、斷磚碎瓦堆在花園裏時或堆在街上的一幢幢房屋，以及卡索地方一切情形良好，使得這個秋天和去年在鄉間度過的秋天大不相同。戰爭也改觀了。

鎮後山上的橡樹林不見了。夏天我們來到鎮上時那樹林猶是一片綠蔭，現在只有一個個樹樁和斷幹，地上盡是坑穴。秋末有一天，我在從前是樹林的那地方見到一片雲湧過山頭，那片雲來勢極快，太陽立刻變成暗黃色，一切都變成灰色，天完全被雲遮住。那片雲後來從山上落下，忽然我們便置身其間，它原來是雪。雪被風吹得斜落下來，光禿的地被雪蓋上，只露出一個個樹樁，大礮上有雪，走向戰壕後往廁所去的腳印在雪地上形成一條小徑。

後來我在山下鎮上看雪飛舞——是在妓院，軍官去的那個妓院裏看窗外雪景。我坐在那兒和一位朋友、兩個玻璃酒杯在一起——在喝一瓶阿斯蒂酒。我們瞧著窗外雪慢慢地、沈凝地落下，心知這一年又完了。在河上游，那些山還沒有攻克；河那邊的山沒有一座攻克，這可得要到明年了。我朋友見到我們宿舍的隨軍神父在街上走，很小心地在泥濘中走，於是便敲敲窗子引他注意。神父擡起頭，他見到我們便笑笑。我朋友招手叫他進來，神父搖搖頭繼續向前走。那天晚上在宿舍裏，人人吃麪條時都吃得既快又三板正經，先用又把麪條舉起來直到底下都齊了，沒有拖七帶八的麪條，然後才送到嘴裏去，或者不斷朝上送用嘴吸進去。我們同時從那外面用草裹著的加侖裝長頸瓶裏倒酒喝，那酒瓶是吊掛在鐵架子上，你用二拇指按著瓶頸把它朝下扳，既紅又晶瑩、味含丹寧酸、醇美可口的酒便挹注到同一隻手裏的酒杯裏去。吃完麪條之後，上尉便開始對神父開玩笑。

神父年輕很容易臉紅，和我們一樣穿著軍裝，不過灰色軍衣的左胸袋上面有個深紅絨十字架。上尉爲了我的關係，講的是洋涇濱義大利話，好讓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，不會錯過任何含意，不過這樣是否對我有好處，卻值得懷疑。

「神父今天跟妞兒們在一起！」上尉一面說，一面望著神父又望望我。神父莞爾一笑，臉紅起來地搖搖頭。這位上尉常常逗他。

「不對嗎？」上尉問，「今兒我眼看見神父跟妞兒們在一起。」

「不對！」神父說。別的軍官們對上尉的把戲都覺得有意思了。

「神父沒跟妞兒們在一起？」上尉繼續說下去，「神父從不跟妞兒在一起。」他對我解釋。他拿起我的杯子把它斟滿了，兩眼一直望著我，可是同時也注意著神父。

「神父每天晚上五對一。」同桌的個個都哈哈大笑。「你懂嗎？神父每天晚上五對一。」他做了個手勢笑得好起勁。神父一笑置之。

「教皇希望奧地利人打勝仗，」少校說，「他喜歡弗朗絲·約瑟。錢都是從那兒來的。我是個不信神的人。」

「你看過黑豬那本書嗎？」中尉問：「我一定會給你一本。是那本書使我的信仰動搖了。」

「那是本卑鄙、齷齪的書，」神父說，「你並不是真喜歡它。」

「它很有價值！」中尉說，「裏面講到關於那些神父的事。你會喜歡它！」他對我說。我對神父笑笑，他也隔著燭光回我一笑。「你可別看它！」他說。

「我替你弄一本。」中尉說。

「凡是有思想的人都是不相信神的，」少校說，「不過我也不相信共濟會那一套。」

「我可相信共濟會。」中尉說，「它是個崇高的組織。」有人走進來，門開的時候我可以見到外面的落雪。

「現在下起雪來就不會再進攻了。」我說。

「當然不會。」少校說，「你應該請假去玩，你應該到羅馬、那不勒斯、西西里——」
「他應該去阿瑪爾斐。」中尉說，「我父母住在那兒，我一定寫個名片把你介紹給他們，他們一定會

把你當作自己的兒子看待。」

「他應該去帕勒摩。」

「他應該去卡普里。」

「我希望你去逛逛阿布魯齊，然後到卡甫拉科塔去看看我家裏的人。」神父說。

「你聽他講什麼阿布魯齊的，那兒的雪比這兒還厲害。他不要看莊稼漢，讓他到文化和文明中心去。」

「他應該有些好妞兒作伴兒。我會給你那不勒斯地方的一些地址，既美又年輕的妞兒——由她們的母親陪著。哈！哈！哈！」

他瞧瞧神父又大聲嚷說：「每天晚上五對一！」他們大家都又哄堂大笑。

「你應該立刻就請假動身。」少校說。

「我真願意帶著你一塊兒去觀光觀光。」中尉說。

「你要帶張唱片回來。」

「帶些好的歌劇唱片。」

「帶卡魯索的。」

「別帶卡魯索的，他只會牛叫。」

「難道你不想像他那樣牛叫嗎？」

「他是牛叫，我就是要說他像牛叫。」

「我希望你到阿布魯齊。」神父說，別的人那時都在對嚷。「那兒打獵很不錯！你會喜歡那地方的人；

天氣雖然冷，但是晴朗乾燥。你可以住在我家，我父親是名獵手。」

「走，」上尉說，「咱們趁窰子還沒有關門到那兒去吧！」

「祝你晚安！」我對神父說。

「祝你晚安。」他說。

3

我回到前線時，我們仍住在那鎮上。附近鄉間一帶大礮比以前多得多。春已經來臨，田野綠青青，葡萄藤長出綠芽，道路兩旁的樹有了嫩葉，一陣微風從海上吹來。我見到那山巒環抱著的小鎮和它上面的山頭與古堡，後面棕色大山的山坡上披著薄綠。鎮上大礮也多了，也有了新醫院，在街上可以碰見英國人，有時還碰見英國女人，被礮彈擊中的房屋又多了幾幢。天氣就像春天那麼暖，我在樹蔭夾道的小橫街裏走，牆上折射出來的陽光使我覺得暖洋洋，後來發現我們仍住在那所房子裏，一切看來都和我離開時完全一樣。門開著，有個兵在外面坐在凳子上曬太陽，側門前有輛救護車待命出動，一走進去我便聞到大理石地板和醫院的味兒；完全都和我走時相同，只不過現在是春天了。我朝那大房間門裏看，見到少校坐在他的辦公桌前，窗子開著，陽光照了進來。他沒看見我，我也不知道究竟是進去報告或是先上樓梳洗一下好。後來我決定上樓去。

我和瑞納爾第中尉合住的那間房是對著內院。窗開著，我牀上的毯子鋪得很整齊，我的東西都掛在牆上，放在一個長方鐵盒子裏的防毒面具和鋼盔都在一個掛釘上。牀腳下是我那扁箱子，擦得雪亮的冬靴則

在箱子上。我那支奧地利狙擊手用的步槍掛在兩牀之間的上方，它有藍色八角槍膛，槍托是悅目的深胡桃色，和使用者下巴完全貼合，裝在它上面的望遠鏡，我記得是鎖在箱子裏面。瑞納爾第中尉躺在另一張牀上，他一聽見我在房間裏，便醒了坐在牀上。

「你好！」他說，「你玩得怎麼樣？」

「好極了。」

我們握手，他摟住我的脖子吻我。

「哎唷！」我說。

「你真髒，」他說，「你應該洗洗身。你到了哪些地方，做了些什麼？快統統告訴我。」

「我什麼地方都去了。米蘭、翡冷翠、羅馬、那不勒斯、聖喬凡尼別墅、麥辛納、陶爾明納——」

「你講得簡直像個時間表，可有什麼豔遇嗎？」

「有。」

「在哪兒？」

「米蘭、翡冷翠、羅馬、那不勒斯……」

「夠了，告訴我哪兒的最好。」

「米蘭的。」

「那是因爲頭一遭的關係。你在哪兒碰見她的？在科伐嗎？你到哪兒去的？你當時覺得怎麼樣？快把一切都告訴我。你是不是在那兒過了夜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那算不了什麼。咱們這兒現在有了漂亮妞兒，是從沒到前線來的新貨。」

「好極了。」

「你不信嗎？咱們今兒下午就去，讓你見識見識！鎮上也有漂亮的英國妞兒。我現在愛上巴克萊小姐，我一定會帶你去拜訪她。我也許會跟巴克萊小姐結婚。」

「我得去洗洗臉然後去報到，現在難道每個人都不能辦公嗎？」

「你走了之後我們的病號都是凍傷、凍瘡、黃膽病、白濁、自殘、肺炎和軟硬下疳。每星期都有人被碎石所傷，沒有幾個真正作戰受傷的。下星期戰事又開始，也許戰傷的又要多起來了，是他們這麼說的。你想我跟巴克萊小姐結婚——當然在戰後——做得對嗎？」

「絕對如此！」我一面說一面把臉盆倒滿了水。

「今兒晚上你把你這次度假情形統統講給我聽。」瑞納爾第說，「我現在得再睡，好在巴克萊小姐面前生龍活虎地稱雄。」

我脫掉軍衣和襯衫用冷水洗臉抹身。一面抹一面上下下地望著房間，看房間裏的每個角落、窗外及合眼躺在牀上的瑞納爾第。他長得英俊，年紀和我差不多，是阿瑪爾斐人。他喜歡當軍醫，和我是莫逆之交。我對他瞧時他睜開眼睛。

「你身上有錢嗎？」

「有。」

「借我五十里拉。」

我揩乾手，從那件掛在牆上的軍衣口袋裏掏出皮包。瑞納爾第把鈔票拿過去，折起來，塞在馬褲口袋裏，身子一直躺在牀上沒擡起來。他含笑說：「我必得使巴克萊小姐覺得我是個闊佬。你是我頂呱呱的好朋友和財神爺。」

「去你的吧！」我說。

當天晚上我在食堂裏挨著神父坐。我沒去阿布魯齊而使他失望，他突然很傷心似的。他曾經寫信給他父親說我要到他們那裏去，他們特別爲此做了準備。我自己心裏也同樣難過，不明白自己何以沒到那地方去。我本來一心一意打算去的，於是把其中原因源源本本地講給他聽，他後來終於明白了我當初的確是打算去的，結果便差不多沒事了。我喝了很多酒，後來又喝咖啡和斯垂卡甜酒，在酒意濃時，解釋我們爲何不幹我們想幹的事；我們永遠不幹這些事。

我們倆相談時，別的人都在爭論。我是眞想到阿布魯齊去。我沒去過那樣的地方，路面凍得其硬如鐵，天氣晴朗乾冷，雪也乾得作粉狀，雪上有野兔足跡，農夫摘帽爲禮稱你爲先生，可以痛痛快快打獵的一個地方。我沒去過這種地方，只去過煙霧繚繞的夜總會，夜間眼睛看清楚了牆才不旋轉，喝醉了酒躺在牀上，只知道自己如此，醒來感覺奇怪興奮，不知身旁何人。黑暗中整個世界都不是眞的，可是卻那麼刺激，你必須再在夜裏一切都不知道，一切都不在乎，只肯定一切意義僅在於此，毫不在乎。可是你忽然非常在乎，睡時如此，第二天早上醒來也是如此，頭一天晚上的一切興奮刺激統統沒有了，一切都極其明顯清楚，有時還爲價錢爭執一場。有時候醒來仍然高興愉快，溫柔體貼，暖和和的，吃早餐和午餐；有時候事後興致索然，走出街上倒覺得快活些，可是永遠是又開始昏昏沈沈過個白天，接著又是一夜。我竭力想說出來夜裏的情形，日夜的差別和除非白天空氣十分清新寒冷，不然夜裏比較好些，可是我就是說不出來，不過你如果有過這種經歷那你就知道了。他沒有過這種經歷，可是明白我當初眞是想到阿布魯齊去——但是沒去，我們倆仍是好朋友，在許多方面都臭味相投，但是如此不同；他總是知道我所不知道的和我一知道了總是能忘掉的，可是我那時候不知道，不過後來我曉得了。這時候我們大家都是坐在食堂裏，已經吃完飯，可是仍在爭論著。我們倆停止談話，那上尉便大聲嚷道：「神父不開心，神父沒妞兒不開心。」